

厚學辨言下

侯官金集十二

金瓶梅

卷之四

以下明愛國之過與為己之私為出於一源然為己之私易見而愛國之過難知

國者亦愛其所以為己之分也。夫夸張其國之富強文明者，以其身與而夸張之耳。其身與者，猶曰在己有此實也。以其種之貴而後能有此也。忽怨其國之見侵者，亦以其身與而忽怨之耳。其身與者，猶曰於己有此損也。以其種之貴而不可以忍此也。故曰愛國之與自為二者，異用而同源也。前篇謂為己之意，宜有所折中，則愛國之情亦不可以過不及。蓋為己過則二害興，求利太過，侵人起爭。一也。自許而驕，即功多敗二也。其不及者，亦有二害。忽於應得，誨盜勸貪。一也。自待甚吝，失明墮功。二也。於愛國之意亦然。其情過者，外之則侮鄰伐國，禍結兵連。內之則獻頌導諛，虛偽成俗。其情不及者，外之將喪其所守，長資覬覦。內之則因循偷安，而不為奮發。

顧此篇所指之國，拘重其效於意識之中，而其見於行事者，未暇兼舉而詳論。蓋為己不倫，則人己之間，用心皆謬。察物策事，將皆失真。愛國過中，亦於羣變多失實者。若夫不及之失，雖亦有事故之可言，然其事差不常有。其生心害政，亦不若過者之為殷也。

今天良者，不獨人而具之。羣亦有焉。羣之天良，合其民之所有而著者也。雖然，人心之天良，其天演深。羣之天良，其天演淺也。何以言之？今使有人自為而過，將人人皆知其不仁，甚或深惡痛絕之。獨至愛國者而過，則謂之失德者，未之前聞也。又使有人焉，自訟其尤悔，抑自言其才德之所短，則聞其言者，謂之謙遜，未嘗不以為懿也。獨至有人焉，自訟其國之不誼，抑所以待鄰敵者之不仁，則聞者大譁，將目之為喪心，而以其言為背本方敵國之與我爭也，使吾取其所為而為之，詎將通國之清議，其不以我為奸民，而與於亂賊者幾何？方且目我為鴟梟，自覆巢毀室而取厥子，而究之無他，不過盡善於同種，而於他族有忌辭耳。故同之私也，於自為之過，則知之於愛國之過，則不見。故曰其德之演淺也。使大道而果為公乎？則兩羣之爭，枉直固有定論，彼不使愛國之情過者，誠何辜焉？執公以為罪，夫是之謂國拘。國拘而不去，則羣與羣交際之義不明，而其心之於羣變也，欲平衡明鑑，參伍並觀，不可得矣。不可得則其學之公例必誣，故欲治羣學，不可以不察國拘。彼坐國拘而失者多矣。請舉一二以徵吾例。

種之自視重者，其視人必輕。布爾敦記非洲黑蠻，呼白人為老沐猴。支那之民，至今尚號西人為鬼子。設彼中有甲問乙曰：歐種亦具人形，獸則乙必應曰：否也。高加索疑哈麥特之非人類，而哈麥特亦如是以報之。觀吾國數十年以往，吾等父行所以

為法人者何如且法人例與常無異至今猶開於李卷間也以云狀貌則英魁碩美俊而法至瑣卑微證之事實殊不如此維耳目所接而自好之情使辟而失真如此況形上之事為耳目所不可驗者耶國中徒黨各有主張已之所附者為豪傑聖賢而彼黨之魁則盜賊無賴也方宗教之致爭問於脩教則公教所為無所往而非暴虐問諸宗教則修教之所改革無一事而非背天若夫二國之史相為敵讎則甲之美政必不可得於乙書乙之無道若不勝書於甲史古之諾曼食殘之種也而言撒遜轉謂其脩怨之刻深以法史寫西班牙之伏莽則淫掠窮凶以俄人言克高西亞之興戎則虐劉無赦龍蛇起陸之日戰血元黃之秋使吾英為局外則了了能言其曲直不幸吾國利害與於其間則通國報章黑白皆易位矣當法人之戡定亞爾芝也大食之民屈強不附逃山谷中法人聚火焚之英人大呼謂絕人理時無幾何而印度之民叛我易既族而殲之矣尚懼其未盡死也則加火於山積之羣屍又雅墨加之役焚其邑屋矣又屠其人民二者所為吾英於人理亦如鯨耳於法人何譏焉大抵如是之舉行之於吾藩屬則會曰是固有所不得已從權道耳脫他日他國所行有類此者彼乃軒衡奮臂謂此等無論何地何時行之無一可者而操此論者即向謂不得已而從權之人也民爭自由不受專制之壓力不為威惕不為強圍使其見之於古書施之於他國輒慨其與數謂人種不淪於牛馬奴隸者賴有如是人能為此等事耳獨至己之權利勢力迫於其間則向之所謂美善者乃今為大逆瑞士勇勒威廉之事雖不必誠有以藉容置其子頭上百步射之中分為二乃釋給也而聞者之意皆曰是天與人助固宜其有成也獨至種民有毅然不受吾英之壓力者則亦稱許為怒馬矣夫身毒之民亦天所生之一種也夫豈不宜以自為何於羣起而求脫吾英之銜轡乃罪大惡極而無一善之可言愛蘭蘭之不樂為屬而欲自為政亦其所也何其爭即為不道而一無可恕之數事者民之所以用心同也乃一以為至公一以為大逆然則非其事之有異也愛國之私中之甚深而成此終身不解之大惑斯黑白自易位耳

是故本拘墟之見以評量彼我之間雖耳目所可驗而亦惑是非顛倒曲直混淆強暴殘賊之行出之於我則為當然出之於人則為元惡雖有至公之事向所崇尚頌歎而欲身從之者以其逆我亦如警誓設本此情以治羣學欲審其至當之情於以求因果之不易不其難乎今夫取所經之國之制度以議其美惡欲適如其量固不能何則任情逞臆雖法良意美未由見也矧在其所恨者人而有所恨也必力求其恨之所宜後則求諸民人風俗之間深則索諸法度政教之際師其成心以為是非

以下言愛國而過自其偏見於二國之文質異俗者

將無往而不見其可恨之實望平意衡情以考夫彼己之實所謂以科學之道治羣學者何可得耶

則更舉一義以明之向謂愛國之忱與自為之私同出一源蓋自為不能以無過故愛國亦往往而失中而抑人揚己之風則

莫著於宗教我所奉者則以為至清淨有召和致福之實功而人所守者必以為左道異端無移風易俗之可道此第即吾國

語言中所謂野蠻文明之二義可以徵之

英語蠻野曰沙斐支溯其最初之本義則野也如野獸失教也引而申之曰殘虐曰渴血而心學三意相守之例行於其間以

殘虐渴血之行多見之野與失教者也於是人意先成言及質野之民斯殘賊之思不期自附俄又以質野之民多宗教之所

不及則又謂是所以殘賊渴血者以未奉吾教故也而沙斐支乃又有失教之伸義顧不知是二者皆人意之所為於事實渺

不相涉向使其人有治心之功能克其虛憍自大之意則將有相反之徵知殘虐渴血之所為與質野無教之俗二者各自為

義而不必常合如今之人意也

往吾海軍舟將穀格周流全球抵太平洋之新島歸而紀其風土如大希滇諸島其中民德往往天真未鑿有高於素號文明

之民數等者即以盜竊一端言之雖島民時亦犯此顧以比舟中之眾自拔其舟之艇釘以界島婦資夜合者其情罪輕重之

懸遠矣逮穀格執賊索賊島民吐實獄具穀格將鞭其水手島民乃謀與偕逃不克則涕泗交頤不忍見水手之縛而受榜也

又其書記穀格死事甚悉雖其說不必盡信然於此見汕權芝俗呼檀島民始所以親待遠人者甚摯自經侮虐且慮橫逆之

狎至也始易其初心他客遊記所言什九相若大抵始通之時其待遠人皆甚親厚潮齟齬所由起則文明者之過常先質野

者所為相報以直而已如太平洋北有查辣特島族必俟舟將嘉提勒之眾先啟釁端而後復之是也由來文質二民相寇之

事大較如此教士威廉見殺於額羅孟加說者張皇其事謂為狼子野心之明證顧後有考其實者知其禍始發於歐人彼前

遊其地而所為至不道致此怨毒古魯泔金岸記載一十八百一十二年二月土人殺英將沐禮直英人大怒毀其城鎮皆堡無

算後英船有過韋尼巴礁地者必注半舷之礮遇擊其城示不忘舊怨也又伊爾英言如達支那土番於西班牙入寇拒之甚

力數年之後班將阿節達與師問罪入其境無少長男女皆屠之後嬰什戈以患風入其海口土人乃不念舊嫌相待殊厚要

歸輒告人曰野蠻文明之類等特以臆命之耳以余所見名實之間正相反也歐人初至亞墨利加日其殘酷殆非人理又

法人之至多明戈也。使其土人到臨長壕之上。而後棄隊發槍殲之。至壕滿不更容。乃連擊男女。載之出海沈濤波中。又西班牙人之至其地也。則慘繫其衆。藉以為奴。遇之尤虐。其相率自殺無才遺者。而西班牙之人。尚圖其自殺之殊狀異態。以示人也。

吾意英人之聞此也。將曰。是絕非人理之所為。必他時法班諸國之民。乃有此耳。是固舊教之不神。而所以入人心者淺也。於吾英何有也。無已。將與述吾黨之舊事。使知所奉宗教。雖號清真。尚未脫吾人於暴行。觀於往日。所以待北美土番者。可以悟矣。顧此猶得曰。前輩守舊者之所為也。而今日藩屬中所謂之無道。又將何以自解。夫何必覲縷。又何必遠引。但言近日南海之擄人慘戮足矣。其始也。我賣之。坐是而番民死者甚衆。泊番民稍稍脩怨。我乃執此問罪。大張撻伐。駢戮曹謀。不辨良莠。嗟乎。吾教清真。其入於人心者。乃如此乎。則勿輕自恕。而厚責他族也。

總前說而觀之。愛國之忱。人人稱以為然。然設用之。而過徒橫自為之私。所傷彌廣。未見其足稱也。將使情感。而所以論摩者。必失其真。而無與於大道。文質種族相與之間。吾之所以待人。雖甚病。有不見。雖小善。有不忘。彼之所以加我。雖甚厚。常所忽。苟有過。必復之。雖曲在我。而過吾先。不肯竟也。此無他。其自視也過重。則視人也過輕。重己而輕人。則愛國之為也。自有景教來。其所以祛戾氣。而增人道。愛力者固衆矣。獨惜世之奉者。錄其功。常過其實。不知摩不為景教。而進化者亦甚多也。東方有聖人曰佛。其所立宗教。於脩己度世之事。斷然有可言者。是亦摩變之絕大因緣也。故往者牧師李登。言摩飯王子之所為。使景教之士。平其心。而論之。其不發憤增愧。殆無有也。顧雖有明證。而吾人置之不以道。夫治摩學。乃有所置而弗道。則所見不能不偏。偏則妄妄。而本之以為摩例。則害生。是故欲治摩學。捨公聽並觀。謹遏其私。若格致諸科學之所前為者。無他道也。今夫愛國之偏之為害。有不勝枚舉者焉。欲證生心害政之實。請言法德之事。夫法人之自大久矣。天下之所共聞也。底亞斯之著書也。揭托敦閣。宣國威。而廣民智。其中無幾微之疑辭。而法之人。亦從而信之。夫揚己者。固不能無抑人。其始猶為空言。久之。遂以為事實。至以為事實。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其在已。莫不以為盡善盡美也。其在人。則曰。是固不足加意也。往者曹法之戰。法人自詭必勝。故其師之出也。但具德之地圖。凡鹿林以西之圖。未嘗有也。三戰而德兵入國。反客為主。法之兵事。前禁其未交也。凡敵之所為。皆不知其已交也。凡所以善敗者。舉無有。無他。惟自大一念。致如此耳。嗚呼。可不懼哉。即至文章學

以下亦言
愛國之偏
之為害而
以所見於
法德二國
人者為證

問物產藝能。凡法人之說。其所以太遠物情。而貽譏遠近者。大率生此武通士著化學錄。其發端曰。化學者法國之學也。陰格理畫鄂謨加冕圖。推鄂謨為詩中王者。而以後代以詩鳴者。為徒從畫法之詩家。皆居前列。而吾英之狹斯丕爾。乃在隅。著其形於若存若亡之間。又立藝宮。凡古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但有制作。無不畢列。法之藝。人雖無所知名。而亦廁至英之存端。則損不得與噫。奈端制作具在。有心知耳目之用者。自能知之。豈假列否。為其人其國之榮辱。獨法人所為如此。其為自大之私之所害。而果於民智國政者。滋可知已。維陀休固大言。史。謂法蘭西為世界之救主。或且謂巴黎儻毀。則文明之無盡燈。以滅。揣此曹之意。固謂法為天下師資。而更無所事於下學。天下之所宜講而明者。法之義理學術耳。而天下又安能有以益法者乎。不知正惟法人學術。其有待於他國之切磋者。最急。必得此而後有以去其康隅之過。劇與其國執之一偏也。惟法之於學術也。其用心如此。故其論學。與所以察學變者。非常焚而寡實。法人言屢學者。莫著於泰德。然亦自許太過。以愛國不倫。往往有謬悠之說。如欲立人道正教。取法國之制度而更始之。著為天下模楷。可使五洲之俗。一道同風。且以此為及真可見之事。無待後人也。今其人往矣。而法之見象何如。其前路又何如。吾由是而如彼。中於愛國之私者。必不足與於屢學之實也。

自大之情。拓之而為愛國矣。設不幸有戰勝之功。則其銳必愈張而不可遏。以其情而觀世變。論民品。所失滋多。此察之近日之日耳。曼可以徵吾說之非妄。不佞近得一日耳曼友人書。其言曰。往法德二邦。其民德之最不同者。莫若法人之存在自滿。而德人之自視歛然。乃自戰勝以來。此風不可見矣。其尤可憎者。莫若德之公黨。於一席之談。聽其言之所及者。德之國俗。德之維新。德之合邦。德之一統。德之陸旅。德之海軍。德人之宗教。與德人之藝學。已耳。徒取法人而訕笑譏議之。而不知己之所為。正法人之痼疾。而譯之以德語者也。一日吾與一知名哲學家談。吾謂哲學家之業。若聯歐洲諸邦而為之學會。學各國之長。互相磨淬。若格致名算諸學之所為者。此學可以大進。乃吾友之意。殊不謂然。曰。就令此會可成。未見於此科之果有益也。蓋將使德之學者。意識有所影響牽掣。而不得以孤行也。且謂愛智之學。惟德為精。德人而外。其為斯道推轂者。其意大利乎。而求其所以重意之故。則以意人哲學。多從德說。凡德國此科之書。雖無足輕重者。意并不廢。其自滿之謬。如至此。愛國之意。雖與為己為同。源願已與國相形。又國輕而已重。故其意常欲以國從己。而不審其議之果可行否也。書中又云。一日者公黨

以下乃言
愛國之偏
之反對是
為舉國之
偏

雖與為己為同源顧己與國相形又國輕而已重故其意常欲以國從己而不審其議之果可行否也書中又云一日者公堂正聚議間有哲學家習某者正色曰吾德治制百度已張其所未定者獨服色一事耳坐中聞此相視目笑少選間又一人起言德國合邦以後宗教尤宜劃一宜定一尊而悉廢其餘使民奉為國教庶幾道一風同蓋為美俗諸語不知以自由公理衡之前客所言雖謂其侵民猶淺後客所言雖關宏旨其侵民實深歐洲三百年所爭以宗教自由為最烈而客生當今世敢為此言苟非喪心殆無自矣

不佞於愛國之偏既詳若此此外一家之史一市之談有目有耳者當自得之無取更為贅詞獨是愛國偏矣而人情尚有愛國之偏與愛國之私為反對又未嘗不為生心之害雖其害不若愛國之偏之已甚然使畧而不言將與羣學為漏義

英民議論之際好為舉國者固不乏人然言政制則低徊歎其盡美時有不足不過嘆嘆於綱紀之不嚴政策之一不謂不若他國主權尊重者所得功利之優至於宗教尤人人以此自多然亦病異說之凌雜謂宜以國教為依歸不得小己自由各行其意凡此皆舉國之情之見端然於風俗政理之大同則莫敢訾議也至於他事則自損之議持之者多言之者過聽者意從而移施於事實未為無弊較近學士指紳聞見日多知能愈富舉國之見常與俱深一時相阿遂成風俗語或違中多不根之論不知國之政教成立基難使議者弗察動言紛更乍埋下掘民莫適主此其害羣以較愛國之偏特一間耳

舉國而過各有由然賢愚不齊畧區三等惡聞夸者之言訾然自滿抑人揚己多失其平於是本其誠心思所救正矯枉過直客不自知此其一也亦有養智驚愚自矜博學輕蔑舊制遠引異邦持論非平苟竊聲譽其一也最下國之掌故毫末有知輕易猖狂逞其好罵又其一也三者心術不同如此今欲著舉國之失但使言之成理皆置不談獨取紕繆無聊畧資舉似則如近日英人好言吾英製造無新術之可言學問鮮新理之創獲亦有一二報章言法能創物英主改良又如近事一英國律師對眾昌言謂英吉利不長科學又昨者倫敦時報鋪張時宰格來斯敦閣時之論謂英國學者於玄理妙道無所進取日見

退行載者輒為此為撫實之玄談不刊之名論凡此皆舉國之情用之而過致其說不倫如此夫近世英人學術所至事有成績豈可以意矯稱彼向為此言者祇自謀其所治之偏徒知琢磨文辭於格致藝術與夫智學窮理之功概乎未之有聞也若讀者不嫌醜陋僕請歷舉以證其說之誣吾於是得一人也雅訥焉豆是已夫雅訥吾英之名宿也間嘗著書應指英人所短

以下乃愚
舉國之
雅訥氏之
言而駁之
者雅訥為
粵國家之
眉目

自其用意而觀之。將其言不獨為無罪。且實有可尚者焉。蓋深知氣矜之無益於事實。而徒用長驕而富政也。則刺取吾所習。而不自知。與夫自許過情之論而著之。其言絕痛。欲國民借鑒。而加改良。此其功不可沒也。如識英人緣宗教勤苦蓄祿之說。不知人道期於樂易。乃以艱刻自處。為修己之大經。雖智者日悟其非。其說尚沿而不廢。又謂吾國近者以商戰之殷。功利之說。日以益熾。又辯俗論吾國於宗教奉行獨謹。用此近集天庥。過於餘國。凡此皆明於自鏡。足以瘡愚者也。願雅訥知反其自大之私矣。又往往為之而過。致授所譏者以口實。而掩其前語之公。今請即其所過之言。匡之可乎。

間嘗竊思其所以知雅訥之立言。非誠察事實。衡至當以出之也。意主於必反自大者之浮夸。而不圖或溢乎其量也。如雅訥將黜盧拔所稱吾國美俗之不實。則證之以某所女子自殺所生之近事。不知此未足以破盧拔之說也。使雅訥而欲為此。則宜證殺兒之事。吾英於餘國為獨多。乃英於此俗非獨盛也。試思巴黎鞠孩之所。幾徧近郊。名曰恤孤。實與棄兒無別。以是與雅訥之所刺譏者較。則吾國所犯。不亦甚小而無足道者耶。且使論事而循雅訥之術也。則以矛盾相舉。雖舉其所言而盡破之。易耳。近三十年歐洲大陸之民。其在吾英為刼掠殺人之事者十餘輩。設吾以是遂謂大陸政化之已卑。雅訥將吾許乎。如其否也。則於己說又何處焉。且彼謂大陸諸國治具日張。纖悉皆舉。為吾英所亟宜則倣者矣。然使不倣刺其某國某年紀盛之會。民觀者以洶涌之故。十四人死而數百人傷。又如德之名醫韋爾周言。柏林產兒期年之內。三常死一。其死率自十八百五十四年至今。十八百六所增至倍。設以是證德人治具之多。隨不較雅訥之所為為確鑿乎。是故論政俗不錄其大凡。而徒毛舉所便於己說者。以為證。則無論何輩皆可使之不黔而黑。不墜而白也。

夫雅訥之論政其所由之術。於名學為破例。既如此矣。則更即其所揭之辭意觀之。以察其是非之妄。若雅訥曰。有意識之世界。有事功之世界。二者相資。不可畸絕。英人之資於意識。猶法人之短於事功也。今姑如雅訥言。謂吾英於事業為不實。而因之於意識為不富。則其意若謂。事功之成。與意識之審。絕為兩事。而不相涉也者。不知此大誤也。夫執業經營之際。其操術應審其識慮。必精。故有圖非常之原。而功效若操券者。慮同於處處。因緣運實。坐而策之。策而皆得其實效。取其所以異於為之。而無成者。此於未然之果。見之真。而無所遁。彼於已然之效。所見不真。且多忽遺。故也。然則意識顧不重乎。夫存之一心。則為意識發之於外。斯為事功。畫一策。建一謀。莫非意也。一謀一策。以時境之屢遷。故多新而少故。則其為意識也。亦多創而寡因。

謀之而可施策之而可用者其所慮審而所盡明也施之而行用之而效者其慮之詳盡其書之精當其果效或不與相應而不能也今夫大陸諸國之民其習於水者莫若和蘭乃其都安蒙斯昂登之食水待英公司而後辦納波羅之澤國終古沮如意大里之君若民安之若素待英民為之導導而後土又可耕凡此皆意想識慮之不及而事功從以屈耳他若法德諸國皆雅訥所謂意勝之民也顧何以吐蘆布爾多諸邑非英人為之經畫則無煤氣之可燃鄂倫之河源懸瀑數百尺惟英人知其可用伏管引流得一萬匹之馬力以售製造諸廠獲厚利也彼之不為非知其有利而不屑也亦識不及耳他若歐洲都會比之布魯敏德之柏林澳之維也納其間民用之水火皆治之以英人夫德誠吾歐之健者俯拾仰取其趨利未嘗後人然以如是之業讓吾英者非意勝而事不及也策之不明恐無所利而不敢發耳故英之開物而成功也往往其始為他國之所疑憚而以為不可成慮成於素毅然為之而奇功遂著此如一千八百一十七年所始試之汽舟格布林之民相聚大駭乃不數年汽舟度額蘭的而通英美是豈慮之不審畫之不明者之所能至也耶據理以施術畫明而慮審成非常之原而庸愚畏之皆於意識爭優劣耶今天額蘭的深一萬八千尺有奇縱以巨纜而相與呼應者若在一室之間是惟古縮地凌景之神人能耳而吾國之民若謀置器於平地者無他其事功之必驗定於意識之已誠夫豈嚮壁臆造與狃近功者之所敢設也哉何雅訥所云適與理實相反耶

將以著雅訥所言之非實遂使不佞效揚己者之所為不得已歷數吾國輓近之所造端其中有以便人事有以宏利源如脫理夫植之汽車亦有遠於人事特以見巧思之所極則如巴伯芝之算數機器如耶芳斯之辨理機器雖欲傳指且不能盡大抵吾英制作之業方之他國以數言則過之以用言則所關者鉅欵一二而言之恐叙次冗長將越吾書之限則任事者之自求不能細也又其器多及於事功恐將謂不足破意貧之說無已將盡求之於科學之新理庶幾與所謂意貧為正對又恐彼以今為異於古所云也故所列於下者止於十九種使於此而有明彼舉國而自損者可以息其喙矣

夫格致之學凡有三科玄科一也間科二也著科三也玄科者理不專於一物妙象體而為言者科者專言其一宗見玄理之用事而間科則介乎二者之間所考者雖存於形下而其理則可及於萬殊玄科如名數兩門是已著科若天文若地質若官骸若動植間科則總於力質兩大宗聲電光熱皆力之變也無官有官皆質之體也今依前次先自玄科言之於以考百年

以來吾英人之理想所新得者其貧富於他邦果何如也

名學者理術之統宗論思之律令也分內外籀而格致之筭鑰在焉故玄科首名學吾英侯失勒格物蒙求於內籀之術言簡而所孕者富遂為穆勒名學體用之前驅而穆勒氏體大思精開鑿洞壑已足為古今眾說之郭矣培固乃更取而張之見名學功用之無窮自其精之科學洎至粗之日用莫能外也若夫外籀之進彭丹佐治一千八百二十七年於所謂之端立普專之別摩庚氏緯之以數學而所造益精此實細亞理斯多德未竟之緒耶方斯創三圈之法分相容相距相掩而萬類之陰陽同異皆可求諸跡象之間向使如是而止數十年中斯學進步已為無限況乎其未已也布爾思理發微一書又專以算學通名學義益深而思愈奧見者有望洋向若之歎夫名學者乃科學中之盡絕依倚眇慮極玄者也攷吾國所為於此時實較他國所為於往時者為倍徙顧雅訥不此之見乃曰英人事富而意貧嗚呼其反言耶其戲言耶

玄科名學而外厥維數學吾英十六棋間治之者眾已而銷歇近乃復興即其所得亦為可訖向者奈端以微分術言變而號式未精英人緣其愛國之情暖昧守口致此學為進無多逮幡然改之則二十五年之間英之疇人又於歐洲為前輩矣翰登造方維術為窮微探蹟之慧燈前哲所未有也他若該理若斯爾威斯特於代數微積旁通發揮總闡新理大方之家謂近世觀恒一術於數理為益至深乃自微分以來第一進步然則不必羅列瑣步小端即此甚舊之科而吾英近世所為前不媿古人後可資來哲是非貧於意識者之所為也彼雅訥之言又何所據而云爾乎

次及間科苟取其事以諦觀則雅訥之言又無驗也德人懷盧雖知光為動浪然不識其與聲浪絕殊必待伊陽而其理始大白至伊陽二光咸暗由於光浪相蝕之例則格物家侯失勒稱其簡易賅美得未曾有至驗光為衡浪與聲之縱浪不同即以奈端之聖智所詣無逾此者他若質學家達爾敦之氣點漲力例勒斯黎之光熱四射例威力思之靈理倭拉斯頓電力量法尼可拉孫與噶來爾之電力分質術皆為科學絕塵之進步上轍古人下開來禁而其他妙理新知如法刺地之所關鑿磁電三科之理雖未若前者之神明超絕要皆得之而人事大利民生滋休者矣曷可少哉至於熱電生光及一切質點動植之力皆可相轉品性自變而量分無差則為最晚出者而其例之苞羅羣有會通萬殊尤為條理始終之要領故歐洲文明諸邦咸謂格物功分以此邦之所獨得方大陸列國之所總至者而有餘也當知吾英學者知熱為動力是虛非實肇自培根論世課

知可謂直透機妙乃至哲家洛克亦先有與學之思而近世之達費盧命和特羅提法刺地諸家則張皇補苴窮證確鑿盡耳
古魯維諸力述變相生論無異取造物局秘張諸國門而咀勒熱力轉變表成天下汽機一時精進他如湯孫威廉藍欽丁德
爾之著述具在更僕難終豈雅訥善忘都不省記不然何所言之反於事實又如此也嘻其異已
問料力質並峙前言力理今乃更即質學之事而觀之則十九稜之所為以達爾敦莫破例為最要武芝質學導論指為開質

學新理之銷鑰洵不虛也即至後來英人之所以增益質學者亦不亞於大陸之所為也威廉生取合根例及范形例二者而
融會之而物質分合之說大變本根五十一年法蘇蘭以莫破之重輕分物質其說大為德人所推服達費得雖賴土類以諸
金為根之理而雜質之分科乃精他如布羅諦阿純與炭成三品之說於是同原異合之理明而造物之秘大啟而最切人事
又莫如古來翰流氣二物自然轉易通散之理而生物蕃進之理亦明又云物質結體有晶有膏而官品質學乃有可尋之緒
凡此又其彰聲大端思窺造化者矣

由此而入著科之學首數天文雖奈端以曠古之慮為知天不祧之鼻祖顧其未竟之緒絀於他國者為多而竟於本英者為
少獨至通日而英之天學又有可言於緯曜則亞丹之海王此猶與法之疇人分道偕至者也而恒星之新理則實為英士之
所專盧來德多寧皆明大宇布星之理其始人不知重也逮汗德表之於德侯失勒揚之於英而其說大顯且星球之理侯失
勒父子所得至多哈均思之光速率普洛特爾之分趨皆有以啟人思力知雲漢之所以成體即至星質星氣與夫渾沌之所
由闢其說皆晚而後大定凡此皆哈均思洛克爾諸公之竭其心力者也

若夫地質之學此土之所宜亦未較他邦之所增加者劣也而知言者方以我之所得為多蓋英國言此學者始於來貽其神
識所至常比後之衛涅為精哈敦主之而地質乃為專科可治之學蓋言地多家而水輪之說為最古迨哈敦興證他火之用
翔動於中發為地震與河海淫刷之功相輔而員輿之真相成焉其說為陵谷山川大抵成於剗刷而無所謂祖石者地有變
形故變積重裏之情不一致後人抽其餘緒而地質之理以精斯密威良致英倫地勢層成之跡申其所以然之理索科今之
公例漸立又謂證層疊新舊以石質所產者不若用殭石之為可信亦開古獸專學之先聲自茲以往明證彌多地質之理亦
彌密矣吾英言地之作當以理以禮地質通論為最精自其書行學者始識化工之事古今不殊今之地體雖蕃變甚多而億

古以來所以成其如此者。要與今人之所日見者無攸異。特恒漸不息。而萬化成焉耳。此道通之所以為一也。又蓋蒙西標水蕩成湖之理。而赫胥黎亦於洲洋分布之故。多所發揮。他若瑪烈地動公例。亦釐然有當於科學。凡此皆近世之絕詣也。誰謂英人理達其術也哉。

再進則有生理之科。所以統草木蟲魚禽獸人而言。其所孳衍生生之故者。此為甚繁之學。而吾英之精詣。又曷嘗讓人乎。夫生理動植之學。莫重於部居。而標其類別也。顧植物區分之事。雖近者法人最密。而其術則倡於英人來貽。成績具在。可覆案也。此外巨擘。則推布崙於植物之形體類族。推以至於性情風土。愛拒不同。而衡極五洲之地產。遂別此皆析之至精。為前古所未有。他若草木牝牡交媾之理。亦自布崙氏而發之。而福克爾則以地質風土之變。言物產之繁殊。自察理則以脊髓淫伏言禽獸蟲魚之知覺運動。而最後乃有達爾文之崛起。真生學不祧之宗也。先是其大父以體合言物種之殊。而藍馬克張皇其說。所造蓋深。所推洎廣。洎達爾文起。以二家之說所據以為根因者。有所未盡。標為天擇之義。其理乃完。於是生理之學大變其前。而蓋宗達說。故德士柯恩謂近世能以一書轉移天下文明思想者。莫若達氏原種一書。亦可謂推崇之至矣。自餘新得雖涵闊邇之要。皆不可以忽也。此如達氏蒙雙之說。巴特蟲身之效。形華禮士螻蛄之形解。而赫胥黎運其刻繫精湛之思。有匡法德生學家之謬說。而於形蛻類分之理。所造特深。實皆作者之聖。不僅述者之明也。乃至著科最高之學。有識之徒。亦謂以此土之詣。與大陸衡未見此昂而彼俯。則有若心靈之科。百年以往。碩師哲士。叢若比肩。法德所為。大抵行其餘緒。姑無論已。蜂腰之續。四十餘年。此吾英理短事長之識。所由起也。然輒近則少佳。益屬中緩愈道。駸駸乎又踞諸邦之前列矣。此不必以英人標榜之也。觀於彼土人士。所以道我者何如。可以證矣。本之心靈。以言德行治化。人謂能以科學規矩為之。使此學在在基於實地者。此邦為尤。此意國名師已則洛提之語也。最後則有愛智之學。為諸科之台尖。萬法之歸宿。洲人之議。與前正同。由此觀之。彼雅訥方誓同國之民。為貧於理想。乃自遠人觀之。此邦理想。不徒甚富。實且為進方將雅訥以吾所得為無奇。而遠人則目之為新創。當其昌言發憤。謂吾人為短於神靈。正法人讚頌欽歎。謂此邦神智之用。超軼絕塵。非餘國所可及者。設謂法人之言。不可深信。則何以德士柯恩亦為英於科學。其治業勤其用思。審精深。闊富自闊。徑踐此自在昔而已。然至於今時為尤著。凡此皆與雅訥舉國之論。正為反對者矣。

夫雅訥新著號匪俗要言。其中有曰：吾英人今日所最急者，無間所治何學，皆宜見地真確，使物之本體瞭然。他日又隱其名，字刊布朋友花冠一書中，亦極勸國人勿安孤陋，宜求真知，鄙人惑於其言，是以上之所列一遵其言，不敢毛舉瑣稱，而一為之窮源竟委如此。夫以雅訥之言，謀其行事，吾意凡事之確鑿有徵者，必為雅訥之所不漏矣。且意其所考而知將有過於鄙人之所為萬萬者，顧何同此事實，而雅訥君所見與鄙人相戾乃如此耶？夫據當前之事跡，設有人焉，本其愛國之私，竊用自詡謂吾英意境所聞，方之各國倍從有加，此其為失固待言，特其違實之程，似較雅君學國自損者之所差為較少耳。且雅訥本其學國之心，以言宗教，其說亦有可論者焉。彼見他國約束道齊之法，而心喜之，遂以吾國宗教自由為不便，又見吾國宗教往往人自為會，異於國所制立者，則謂宜一道同風，以昭隆軌，設人持一義以扇俗誘民，是亂道也。又曰：吾國之民，常視機器過重，此政教之大害，而盛治之所以不成也。與之言自由，則曰：機器也，與之籌富庶，則曰：機器也。煤無他機器也，鐵軌無他機器也，國之財富，機器也。甚至宗教之設，官垂法亦機器也。由是而謀去教會之征租，由是而欲變昏嫁之舊禁，苟溯其事之所由起，實坐民信機器太深之故，遂使別派異種之教黨降以日多。觀於此言，則雅訥於機器一事，實所深惡而痛恨者。顧俄頃乃推其不信機器之心，而謂國家治民宜大其臨御統攝之力，學校之制則宜一稟於學官，而宗教之行則宜要歸於一律，不知機器云者，任死法而不任生人之謂也。謂形下之物而縱操以人者也。雅訥既惡機器矣，何不以求縛馳驟之宗教學校為機器，而轉謂人人自由之宗教學校為機器乎？此其意義違反，雖吾英廣厲學官，將無如此種文理何矣。且雅訥亦知宗教自由之精義乎？夫本於一王之制者，謂之國教，民各執其所崇信，而自為法度者，謂之特種。察雅訥之意，其所以深惡於特宗者，殆以其鄉僻虛造，家自為律，無大同一體之風故也。則吾意雅訥之持論，將反特宗家之所為，勿即一時一地以觀物，必統古今天地之民羣以微論諦觀其源流本末而後可。夫如是，則特宗之義不徒為脩教之流變，而與所見於異地他時者同為羣演之見象，實且為民羣用事之大因也。謂之為脩教之流變者，即教而言教可識者也。謂之為天演之見象，民羣之大因，非合一切之外緣而論之，不可識也。蓋特宗之事，不獨吾英國教有之，異國他教亦然。民羣諸法盡爾，求之猶太可也，求之希臘可也，察於吾英然也，察於歐之大陸又然也。但使於公守眾信之端，而有人焉持其棘棘不可合者，凡此皆謂之特宗。其以上以治人之柄範圍約束，使有所信從矣，而其下顯然執持異議甚且拂然與之為反對也，則異端之號與焉。無

論其為耶穌之景教喬摩之象教為一帝為多神為政體為學說莫不有其當權者亦即有其自立者名號不同而二者對待之理一也當權者莫不遷其立異而鉗制錮治之是故其見諸立史者希臘之眾則取蘇格拉第而歛之羅馬教徒則舉古冷謨爾而焚之即至脩教後起號大道為公矣然亦因班陽而擊威士理則同此例之行也雖然是降而益繁殺然而異者羣演之自然而非民生之不幸也以其互爭而一羣乃受其終福且不如是則其羣不為國律為宗教為禮俗為學術為一切人類之所建白但使一義既行莫之為異則所為改良進步者亡浸假適成其衰敝雅訥謂此非篤論與推之凡異端特起之事雖不無小小之近害而常有其後利之甚密雅訥謂治國之民不可無馴伏之德此其說固也然吾謂民之進化者必有自立不苟同之風此其說亦無以易也是故羣之為渾有二極焉遇之則天演之功皆廢而其羣不可以終日其一曰桎其二曰渝桎者羣老而不可以變進也渝者渾散而不可以立形也去桎與渝能柔而附則生之徒而可遇於久大之化矣故至善之治其羣力足以立憲而成俗作而能守不為紛更矣而其民又能自樹立不受劫持其奮發有為之風又足以祛其上之壓力此其見之於政也則為自既為民權用以變進改良其羣之法度其見之於教也則為異端為特種用以破壞其宗教之拘繫舍此道也欲其羣長存於物競天擇之後難已

向使雅訥之論其國也知從其大而觀之而不拘於一隅之見則於特宗之教其惡之當不如是之已深且其意既以他國之劫制為然則自以其國之寬紓為病蓋粵國之習既深遂觀其害而不知其利此與私於其國者雖若相反而其蔽實出於同原者也故二者同為國拘嗟夫拘於國者未有能明於羣者也

此篇之論稍若辭繁然不如是則國拘之偏末由見蓋人道以物競之烈勢實處於不得不羣既入其羣則擴其自為之私為愛國之過愛國而過則於其羣之見象常有所左袒而無以燭其真此較然可見者也洎夫學問思索卓然有以自拔於此塗則又矯枉過直轉其愛國之太過者而以為粵國之不公此又可見者也總其用情之趣正如地員之躔日然始也為最卑點之近即愛國之偏是也繼也為最高點之遠即粵國之偏是也故其議論識解亦常如地軌終成隋員之偏心形而不知何代何年始漸即於中而成為正員之軌也

欲求其免此惟舍己之所居而衡以他羣者能之然雖為此而他羣之事有同夫己者焉有異夫己者焉以其同異而拒受之

以下粗舉
諸流各
有偏之證

以下言流
格之現象
何緣而有
分別其利
害更證之
以事實

情又見此其說所以難為折中也。惟謹其如是而常有以省察被除之庶幾有合。至真寶無妄之議生今世者殆不能已。期諸
千百年之後世大同治興而羣種之抵力漸減滅之至蓋乃可能也。

流格第十

數年前吾英都鄙之民病訟獄舊制之紊曠日而且靡費則倡為鄉邑清訟局以救其敝制定而業律者大譁尚憶一律師與
不佞共飯言次極論此局之非法而害其業之深酷辭張甚意不佞所見當不忤彼當是時特漫應之乃悟民生各有所業既
入其樊終身莫出即如此律師彼方以一己之所恨者例人人之所恨不悟清訟一局乃以即訟獄之煩費代國家行法而汰
其繁文祛其牽掣是律師之所快快者正吾儕小人之所便而幸其終行者也彼乃無見是非所謂流格者耶且律僅一流而
已廣而推之無流不枯海軍之士常憂吾國戰船太少海備單外狂呼極額為國家不察其言則危敗可以立至往者陸軍將
帥皆以資入起家及議更法兩院洶洶老於行間者輒謂國家之強弱視能守舊制與否當議廢舊法時宗教之人咸樂循故
利祿既熟其中雖有正論勝理無如何也一昔君王后他適朝貴從僉倫敦豪舉遂稀市易華珍稍從衰歇當是時市廛與
咸謂計家奢侈傷實之說為不衷若以法禁奢國且大病又近數年來貿易之制列肆肆販之規稍廢而合財置之之制漸興
於是二流之爭猶猶無已行賈者則謂也奪其業人之求貨苟舍肆即也是為助虐慘刻不仁與人競利不悟商賈之大義其
行貨之術無論何等便購取之家使民即也買物價廉貨賤愈於由肆則平正通達之理肆固當廢也固當興事公不為侵權
利而私其業者抵死無田悟也就以上數者而類推之可知無間何流皆有所格國家去航海舊例而商怨格也考文特理織
工謂自由貿易之理諸蓋當爾獨不可施之糾縉格也

流格與國拘同原於人心之自為故三者之事皆有其不可無亦皆有其不可過知此則利害之差數觀矣今夫身為一國之
民雖至操極醜於所託庇者不能無保愛也惟各用保愛之情而其羣以固且有以自存於羣羣物競之中羣競者固以各張
其權加而剋制他羣為事者也夫合天下之民羣則以競而愛其國即一羣之民業亦以競而矜其流大小不均理相比例是
故本其自為之私推之以為一流之自為各欲取利實於本羣過其一流之所應得者此流如是他流亦然互抵文推而分限
以竭且由是而同流相助異流交資制度繁興皆原於不容已自君公至於臣庶貴賤攸殊此流品等差之最著者也降是則